

## 理想與現實 提舍

廿世紀初，自經歷貧困的日子後，資本主義主導社會，人們開始享受富裕的生活，感受幸福的滋味，但好景不常，擁有者慾念無窮，不斷追求更多。窮困者嫉妒心重，看著富有者享受。心那裏能安？貧富懸殊帶來的矛盾、鬥爭，災害並不亞於貧窮。理想化的共產主義自然產生。平等、自由，是人們熱切的追求，共產主義主張財富均分，有福同享，反對剝削。但能力高的人，勤奮的人認為他們付出那麼大，卻要與能力低、疏懶的人同等分配，如何甘心？如何能視作平等？而主事者亦未能大公無私地平等分配。或是物質上願意平等分配，思想上卻獨裁。結果當然失敗告終，不出廿世紀，已名存實亡。可見過度世俗化（資本主義）及過度理想化（共產主義）皆行不通，眾生相當可憐，在現實與理想中徘徊，付出極沉重的代價，血與淚縱橫千百年，在可見的將來亦會徘徊下去。

廿世紀末，廿一世紀初，盛行消費主義。眾生陷落享樂主義中，認為只要社會繁榮，不斷消費，社會自能支撐，歡樂繼續下去。顯而易見，這種思想極荒謬、危險。果然，短時間內，發生金融風暴，金融海嘯，國家面臨破產，歐債危機等災禍。沒有社會學家、經濟學家走出來，義正嚴辭去糾正這些思想。人們只愛閒聊，抒發心中的鬱結，甚少有社會的建言、改革。

廿世紀理想的民主制度亦成強弩之末，民主不但被誤解、濫用、更被政治家，別有居心者利用，慘不忍睹。民主的先決條件是公民要有適當的教育，獨立思考、分辨能力才能推行，但沒有人在這方面下功夫，只會為個人的權利、利益去爭取所需。這正如未成熟的人被人利用，或是爭取不合理，不顧大局的利益，當然代價很大，且永無寧日。隨著民主制度，當然產生人權、公義、私隱等要求。這無疑是廿世紀現實與理想矛盾的翻版。

人從生物的層次提升往精神的層次，可看出其掙扎及不容易之處。各種制度、主義皆有其可取之處，只是需要整套的配合，大家都知道不是制度的問題，是人的質素問題，制度如何好，如

何完善，都經不起人的破壞，因此提升人的品格至關重要。但沒有好的制度，破壞更深，提升人的品格更是事倍功半。因此，要有好的制度、好的個人，好的知識、教育、機會、因緣，社會才能真正改革。否則，這面如何努力建設，那面卻被人推倒，直至整體坍塌。

要社會改革，「佛教主義」可達到其要求，戒律可重整秩序，使人有法可遵；人倫、博愛、感恩，惜物使人不會浪費，和諧；大乘精神使社會圓融，群治；最重要的是解脫，脫離煩惱，不單是個人的解脫，更是群體的解脫，目標是人間淨土。

「佛教主義」在世間法及解脫道方面皆有適當的關注，調和，對個別的解脫及群體的紀律，集體生活，倫理、共修都有恰當，適如其份的安立。這博大精深的古老智慧，正無條件的放在那裏任人取用。何須另覓途徑、他求或思考自以為是的管見呢！